

用文字为城市作传

——计虹《我的城》创作分享读书沙龙举行

记者 王敏

5月16日下午,由银川市图书馆主办、银川晚报·壹度读书沙龙承办、银川市作家协会及阅彩城协办的“时光图书馆·文献里的记忆”2026年宁夏地方文献阅读推广系列活动第二场主题分享活动,在阅彩城举办。作家计虹带着她的散文集《我的城》,与六十余位书友分享了她对银川近四十年的观察与情感。现场读者踊跃交流,原来,每个人,心中都有一座自己“城”。



计虹分享创作故事。记者 李振文 摄

用画笔描绘心中的“城”

分享和互动环节结束后,活动进入“我的城”艺术创作阶段。工作人员提前准备好了水彩纸、画笔等。书友拿起材料,有的低头描绘自己最熟悉的街角,有的为城市的素描画涂色,还有的在画作旁写下自己想对这座城市说的话。

一位年轻的参与者分享了自己的作品:“我喜欢吃火锅,所以专门选了一幅银川美食的素描画,我想让更多人因为美食爱上银川。”而另一位书友则表示,大家画的都不一样,每一幅画,都是独一无二的“城”,每一段故事都是这座城市的注脚。

据了解,“时光图书馆·文献里的记忆”系列阅读沙龙以“本土作家与城市对话”为主线,通过“嘉宾分享+场景体验+创意实践”的模式,让地方文献走出书架,让作家走近读者,让文化融入生活。

用文字安放对一座城的深情

计虹出生于陕西定边,11岁时随家人迁居银川。从宁夏大学中文系毕业后,她进入《黄河文学》担任编辑,多年的编辑生涯让她积累了丰富的阅读与写作经验,也为日后创作埋下了伏笔。从《刚需房》《沙发客》到如今的《我的城》,计虹始终

关注城市中人的生存状态,用细腻的笔触描摹普通人的生活。

活动现场,计虹分享了自己写作《我的城》的初衷。她说,很多人寻找城市的老记忆,很多人憧憬城市的新变化,但不管怀着怎样的期许,城市都有自己的呼吸,有自己生

长的节奏。“一代有一代人的城,一代有一代人的记忆,这些都是城市的一部分。”她坦言,写一本专门送给银川的散文,其实是水到渠成的事——那些想要记录的事情、想要留住的情感,积累到一起,就有了这本书。

在记忆与新貌间寻找共鸣

现场,书友陈晓丹分享说,自己特别喜欢现在的银川,尤其是银川的早市。“一个城市的很多文化、民俗和味道,都藏在早市里了。”这句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。计虹说,很多人对城市的记忆,首先就是味道。所以在《我的城》这本书里,她写了很多银川的美食,她还开玩笑说:

“如果大家想找什么特色美食,不妨翻翻这本书,或者找我当向导。”

从怀远夜市深夜的漂泊感,到西夏区特立独行的年轻人,再到公园长椅上的老一辈……计虹笔下那些具象的画面,让读者好奇她的“采风”方式。她告诉大家,文学创作其实就是在记录细节,要对生活有很

高的敏感度,能够引起共情和思考。她提醒青年读者要多阅读、多练笔,“这样的积累才能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富足起来,才能在创作中游刃有余。”她认为,任何时候都可以“采风”,生活中的点点滴滴,只要用心发现、感受了,都可以变成创作的素材。



现场书友。记者 王敏 摄



儿子“教化”老子

采访时间:1986年

采访地点:石嘴山市庙台乡

讲述者:艾庆林,石嘴山市庙台乡农民

采访者:艾天恩,石嘴山市人

过去,有个叫陈五的老汉,婆姨四十岁上生了个儿子,起名叫宝宝。老两口把儿子当成了宝贝蛋子,怀里揣,被窝里裹,从凉处挪到热处,从湿处挪到干处,含到嘴里怕化,顶在头上怕吓,要头不敢给脚,要天许给半边。老两口把儿子惯成了个“娇锅锅”,后来变得不像样子,开口骂爹娘,竟敢动手打爹娘。

有一天,妈妈做好了干拌面,宝宝撒娇不吃,要吃油烙饼,妈妈只得又给烙饼子,刚把饼子烙好,宝宝又嚷着要吃热蒸馍,气得他妈妈举起巴掌想吓唬吓唬儿子,谁知娇生惯养的宝宝,操起炉台上的火棍一下子打在他妈妈的头上,妈妈一下子晕倒在地上。陈五一看儿子竟敢打妈,忍无可忍,伸手要打儿子,没防儿子把爹一把推了个坐蹲子。

宝宝一看爹妈都倒了,心里很害怕,转身窜出屋门逃跑了,再不敢回家,信马由缰地四处流浪,从此一去不回头。后来遭水灾,宝宝爹妈也到外地逃荒去了,全家人再未团圆。

宝宝四处流浪,被一个耍把戏的收留,又卖给一家财主当了儿子。那财主无儿无女,把宝宝当亲生儿子对待,送进学堂念书。宝宝生得机灵,读书也很用功,十年后,朝廷科举,他中了举人,恰好又当了自家家乡的七品知县。话说,陈知县上任第三天,就向手下人打听他父母的下落,很快就找到了。他一面派人到陈家庄接二位老人,一面又派人到城外折了三根柳条,一根细的,一根粗的,一根不粗不细的。衙役们照着知县的吩咐分头办理,有些衙役们背地议论他说:“新上任的县老爷真怪,用的

刑具也换了,打人不用鞭子,专门打发到城外折柳条子。”

第二天,陈知县击鼓升堂,他把帽子抹下来放在桌子中央,自己离开席位在一旁,请陈五老两口坐在首席上,把三根粗细不一的柳条放在二位老人的面前说:“今天把二位老人请上来,请将这三根柳条盘成三个圆圈圈。”

陈五老两口不明白县官的意思,双手抖抖撒撒地开始盘圈圈。衙役们悄悄议论开了:“老爷葫芦里装啥药?”有的说:“新官上任三把火嘛,县老爷要显示显示自己的才干呢。”“别胡猜了,仔细看看,究竟变个啥戏法?”

开头,老两口把最细的柳条盘了个圆圈圈,又把不粗不细的柳条盘了个圆圈圈,最后拿起最粗的柳条盘呀盘呀,盘了十多遍,也盘不成。心里

一着慌,两手猛一盘,把粗的柳条折断了,老两口吓得马上离开椅子,跪下请罪。

陈知县连忙扶起二位老人笑着说:“老人家,睁开眼睛瞧瞧我是谁?”二位老人一听有点发呆,揩了揩眼睛,从头上跳到脚上,不敢言。陈知县说:“我就是你俩老的儿子宝宝。”老两口还是不相信。陈知县把当年打爹妈外逃的情形叙述了一遍,最后很诚恳地说:“老爹、老妈,你二位老人家要从儿子的身上得出教训,教育儿子好比今天盘柳条圈那样,人在小时候不严教严管,等长大了,长弯了就不好管了。”二位老人流着热泪,连连点头,说不出话来。

选自《中国民间文学大系·故事·宁夏卷》